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九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四回　晏海棠賈母賞花妖　失寶玉通靈知奇禍

下一回▶

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，一宿無話，靜候賈政回來。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，都喜歡的了不得，欲要到各處逛逛，明日預備進宮。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，惟給了些飲食，　　是一步不准走開。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，只得坐着等到天亮。園裡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，却也不能深知原委。

到了明日早起，賈政正要下班，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佑鎖藤本作：估銷，閣本作：的銷册子立刻要查核，一時不能回家，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：「賴大回來，你務必查問明白。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，不必等我。」賈璉奉命，先替芹兒喜歡，又想道：「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没有，又恐賈政生疑。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，便是不合老爺的心，我也不至甚擔干係。」主意定了，進内去見王夫人，陳說：「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，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来查辦。今日老爺没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，叫我來回太太，該怎麽便怎麽樣。我所以來請示太太，這件事如何辦理？」王夫人聽了，咤異道：「這是怎麽說！若是芹兒這麽樣起来，這還成偺們家的人了麽！但只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，這些話可是渾嚼說得的麽。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没有呢？」賈璉道：「剛纔也問過了。太太想，别說他幹了没有，就是幹了，一個人幹了混賬事也肯應承麽？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，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叫的，倘或鬧出事來，怎麽樣呢？依姪兒的主見，要問也不難，若問出來，太太怎麽個辦法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如今那些

女孩子在那裡？」賈璉道：「都在園裡鎖着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姑娘們知道不知道？」賈璉道：「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裡頭的話，外頭並没提起別的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狠是。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。頭裡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着，都是你們說留着好，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麽。你竟叫賴大那些人帶去，細細的問他的本家有人没有，將文書查出，花上幾十兩銀子，僱隻船，　　個妥當人送到本地，一槩連文書發　　了，也落得無事。若是爲着一兩個不好，個個都押着他們　　俗，那又太造孽了。若在這裡發給官媒，雖然我們不要身價，他們弄去賣錢，那裡顧人的死活呢。芹兒呢，你便狠狠的說他一頓。除了　　祀喜慶，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裡来，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，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並說與賬房兒裡，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。還打發個人到水月　　，說老爺的諭：除了上坟燒紙，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裡去，不許接待。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，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。」

賈璉一一答應了，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，說：「是太太主意，叫你這麽辦去。辦完了，告訴我去回太太。你快辦去罷。回來老爺來，你也按着太太的話回去。」賴大說，便道：「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。這班東西着人送回去。既是太太好心，不得不挑個好人。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。那個貼帖兒的，奴才想法兒查出来，重重的　　拾他纔好。」賈璉點頭說：「是了。」卽刻將賈芹發落。賴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領出，按着主意辦去了。晚上賈政回家，賈璉賴大回明賈政。賈政本是省事的人，聽了也便開閣本和藤本作：撂開手了。獨有那些無賴之徒，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来，那個不想。究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，未知着落，亦難虛擬。

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，園中無事，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内使喚，不知何事，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，恰遇着鴛鴦下来，閒着坐下說閒話兒，提起女尼的事。鴛鴦咤異道：「我並没有聽見，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。」正說着，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来請賈母的安，鴛鴦要陪了上去。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，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。紫鵑問：「這是誰家差来的？」鴛鴦道：「好討人嫌。家裡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，便獻寶的是的，常常在老太太面前　　他家姑娘長得怎麽好，心地怎麽好，禮貌上又能，說話兒又簡絶，做活計兒手兒又巧，會寫會筭，尊長上頭最孝敬的，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。來了就編這麽一大套，常常說給老太太聽，我聽着狠煩。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。我們老太太偏愛　　那些個話。老太太也罷了，還有寶玉，素常見了老婆子便狠厭煩的，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，你說奇不奇！前兒　　来說，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，他們老爺總不肯應，心裡只要和偺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。一回誇獎，一回奉承，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。」

紫鵑　　了一呆，便假意道：「若太太喜歡，爲什麽不就給寶玉定了呢？」鴛鴦正要說出原故，　　見上頭說：「老太太醒了。」鴛鴦赶著上去。紫鵑只得起身出來，囘到園裡。一頭走，一頭想道：「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，你也想他，我也想他。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，看他的那個神情兒，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。三番五次的病，可不是爲着這個是什麽！這家裡金的銀的　　鬧不清，若添了一個什麽傳姑娘，更了不得了。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，聽着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。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？」紫鵑本是想着黛玉，往下一想，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，不免掉下淚来。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，又恐怕他煩惱。若是看着他這樣，又可憐見兒的。左思右想，一時煩躁起來，自己啐自己道：「你替人耽什麽憂！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，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。寶玉性情雖好，又是貪多嚼不爛的。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，我自己纔是瞎操心呢。從今已後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，其餘的事全不管！」這麽一想，心裡倒覺清净。

囘到瀟湘舘来，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，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。抬頭見紫鵑來，便問：「你到那裡去了？」紫鵑道：「我今兒瞧了睛姐妹們去。」黛玉道：「敢是找襲人姐姐去麽？」紫鵑道：「我找他做什麽。」黛玉一想這話，怎麽順嘴說了出来，反覺不好意思，便啐道：「你找誰與我什麽相干！倒茶去罷。」紫鵑也心裡暗笑，出來倒茶。只聽見園裡的一叠聲亂嚷，不知何故，一面倒茶，一面叫人去打聽。囘來說道：「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，也没人去澆灌他。昨日寶玉走去，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菪朵兒是的。人都不信，没有理他。忽然今日開得狠好的海棠花，衆人咤異，都争着去看。連老太太、太太都閧動了來瞧花兒呢，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裡敗葉枯枝，這些人在那裡傳喚。」黛玉也　　見了，知道老太太來，便更了衣，叫雪雁去打　　，「若是老太太来了，卽來告訴我。」雪雁去不多時，便跑來說：「老太太、太太好些人都来了，請姑娘就去罷。」黛玉畧自照了一照鏡子，掠了一掠髻髮，便扶着紫鵑到怡紅院来。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卧的榻上，黛玉便說道：「請老太太安。」退後，便見了邢、王二夫人，囘來與李紈、探春、惜春、邢岫烟彼此問了好。只有鳳姐因病未來；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囘京，接了家去；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。李家姐妹因見園内多事，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：所以黛玉今日見的有只閣本和藤本作：只有數人。

大家說笑了一囘，講究這花開得古怪。賈母道：「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，如今雖是十一月，因節氣遲，還算十月，應着小陽春的開花也天氣，閣本和藤本作：天氣，這花開因爲和暖是有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太太見的多，說得是。也不爲奇。」邢夫人道：「

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，怎麼這囘不應時候兒開了，必有個原故。」李紈笑道：「老太太與太太說得都是。據我的糊　　想頭，必是寶玉有喜事来了，此花先來報信。」探春雖不言語，心內想：「此花必非好兆。大凡順者昌，逆者亡。草木知運，不時而發，必是妖孽。」只不好說出来。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，心裡觸動，便高興說道：「當初田家有荆樹一棵，三個弟兄因分了家，那荆樹便枯了。後来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，那荆樹也就榮了。可知草木也隨人的。如今二哥哥認眞念書，舅舅喜歡，那棵樹也就發了。」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，便說：「林姑娘比方得有理，狠有意思。」

正說着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環、賈蘭都進來看花。賈赦便說：「據我的主意，把他砍去，必是花妖作怪。」賈政道：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不用砍他，隨他去就是了。」賈母聽見，便說：「雖閣本和藤本作：誰在這裡混說！人家有喜事好處，什麼怪不性閣本和藤本作：怪的。若有好事，你們享去。若是不好，我一個人當去。你們不許混說。」賈政　　了，不敢言語，赸赸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。那賈母高興，叫人傳話到厨房裡，快快預備酒席，大家賞花。叫：「寶玉、環閣本和藤本作：環兒、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。林姑娘的病纔好，不要他費心，若高興，給你們改改。」對着李紈道：「你們都陪我喝酒。」李紈答應了「是」，便笑對探春笑道：「都是你鬧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饒不叫我們做詩，怎麼我們鬧的。」李紈道：「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麼，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。」大家聽着都笑了。一時擺上酒菜，一面喝着，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歡喜，大家說些興頭話。寶玉上來，斟了酒，便立成了四句詩，寫出來念與賈母　　道：

海棠何事忽摧隤，今日繁花爲底開？

應是北堂增壽考，一云閣本和藤本作：元旋復占先梅。

賈　　也寫了來念道：

草木逢春當茁芽，海棠未　　候偏差。

人間奇事知多少，冬月開花獨我家。

賈蘭恭楷謄正，呈與賈母，賈母命李紈念道：

烟凝媚色春前萎，霜浥微紅雪後開。

莫道此花知識淺，欣榮預佐合歡盃。

賈母聽　　，便說：「我不大懂詩，聽去倒是蘭兒的好，環兒做得不好。都上来吃飯罷。」寶玉看見賈母喜歡，更是興頭。因想起：「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，今日海棠復榮，我們院内這些人自然都好。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。」頓覺轉喜爲悲。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，或此花爲他而開，也未可知，　　又轉悲爲喜，依舊說笑。賈母還坐了半天，然後扶了珍珠囘去了。王夫人等跟着過來。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：「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裡賞花，自己不得来，叫奴才来伏侍老太太、太太們，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，當作賀禮。」襲人過來接了，呈與賈母看。賈母笑道：「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，叫人看着又體面，又新鮮，狠有趣兒。」襲人笑着向平兒道：「囘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。要有喜大家喜。」賈母　　了笑道：「噯喲，我　　忘了呢，鳳丫頭雖病着，還是他想得到，送得也巧。」一面說着，衆人就隨着去了。平兒私與襲人道：「奶奶說，這花開得奇怪，叫你鉸塊紅紬子掛掛，便應在喜事上去了，已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。」襲人點頭答應，送了平兒出去。不題。

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裹圓的皮袄在家歇息，因見花開，只管出來看一囘，賞一囘，歎一囘，愛一囘的，心中無數悲喜離合，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。忽然聽說賈母要来，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，罩一件元狐腿外褂，出來迎接賈母。匆匆穿換，未將通靈寶玉掛上。及至後来賈母去了，仍舊換衣。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没有掛着，便問：「那塊玉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纔剛忙亂換衣，摘下來放在炕桌上，我没有帶。」襲人囘看棹上並没有玉，便向各處找尋，踪影全無，嚇得襲人滿身冷汗。寶玉道：「不用着急，少不得在屋裡的。問他們就知道了。」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，便向麝月等笑著說道：「小蹄子們，頑呢到底有個頑法。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？別眞弄丢了，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。」麝月等都正色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！頑是頑笑是笑，這個事非同兒戲，你可別混說。你自己昏了心了，想想罷，想想擱在那裡了。這會子又混賴人了。」襲人見他這般光景，不像是頑話，便着急道：「皇天菩薩小祖宗，到底你擺在那裡去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，你們到底找啊。」襲人、麝月、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，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。鬧了大半天，毫無影響，甚至番箱倒籠，實在没處去找，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来，不知誰檢了去了。襲人說道：「進来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，誰敢檢了去呢。你們好歹先別聲張，快到各處問去。若有姐妹們檢着嚇我們頑呢，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囘来；若是小丫頭偷了去，問出來也不囘上頭，不論做什麽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。這可不是小事，眞要丢了這個，比丢了寶二爺的　　利害呢。」麝月秋紋剛要往

外走，襲人又赶出来嘱咐道：「頭裡在這裡吃飯的倒先別問去，找不成再惹出些風波來，更不好了。」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，人人不　　，個個驚疑。麝月等回來，俱目瞪口呆，面面相窺。寶玉也嚇怔了。襲人急的只是乾哭。找是沒處找，回又不敢回，怡紅院裡的人嚇得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。

大家正在發獃，只見各處知道的都来了。探春叫把園門關上，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，再往各處去尋去；一面又叫告訴衆人：若誰找出來，重重的賞銀。大家頭宗要脫干係，二宗聽見重賞，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，甚至于茅厮裡都找到。誰知那塊玉竟像綉花針兒一般，找了一天，總無影響。李紈急了，說：「這件事不是頑的，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。」衆人道：「什麽呢？」李紈道：「事情到了這裡，也顧不得了。現在園裡除了寶玉，都是女人，要求各位姐姐、妹妹、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，大家搜一搜。若没有，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丫頭。」大家說道：「這話也說的有理。現在人多手亂，魚龍混雜，到是這麽以閣本作：一來，你們也洗洗淸。」探春獨不言語。那些丫頭們也都愿意洗淨自己。先是平兒起，平兒說道：「打我先搜起。」於是各人自己解懷，李紈一氣兒混搜。探春嗔着李紈道：「大嫂子，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。那個人既偷了去，還肯藏在身上？况且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寶，到了外頭，不知道的是廢物，偷他做什麽？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。」衆人　　說，又見　　兒不在這裡，昨兒是他滿屋裡亂跑，都疑到他身上，只是不肯說出來。探春又道：「使促狹的只有　　兒。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，背地裡哄着他，叫他拿出来，然後嚇着他，叫他不要聲張。這就完了。」大家點頭稱是。

李紈便向平兒道：「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。」平兒答應，就趕着去了。不多時同了　　兒来了。衆人假意裝出没事的樣子，叫人沏了碗茶擱在裡間屋裡，衆人故意搭赸走開。原叫平兒哄他，平兒便笑着向　　兒道：「你二哥哥的玉丢了，你瞧見了没有？」賈　　便急得紫漲了臉，瞪着眼說道：「人家丢了東西，你怎麽又叫我來查問，疑我。我是犯過案的賊麽！」平兒見這樣子，到不敢再問，便又陪笑道：「不是這麽說，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，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没有，好叫他們找。」賈　　道：「他的玉在他身上，看見不看見該問他，怎麽問我。捧着他的人多着咧！得了什麽不来問我，丢了東西就来問我！」說着，起身就走。衆人不好攔他。這裡寶玉倒急了，說道：「都是這勞什子鬧事，我也不要他了。你們也不用鬧了。　　兒一去，必是嚷得滿院裡都知道了，這可不是鬧事了麽。」襲人等急得又哭道：「小祖宗，你看這玉丢了没要　　，若是上頭知道了，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！」說着，便嚎啕大哭起來。衆人更加傷感，明知此事掩餙不来，只得要商議定了話，回來好回賈母諸人。寶玉道：「你們竟也不用商議，硬說我

砸了就完了。」平兒道：「我的爺，好輕巧話兒！上頭要問爲什麽砸的呢，他們也是個死啊。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，那又怎麽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。」衆人一想，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，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，又沒往別處去。寶玉道：「怎麽沒有，大前兒還到南安王府裡聽戲去了呢，便說那日丟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那也不妥。既是前兒去的，爲什麽當日不来回。」

衆人正在胡思亂想，要裝點撒謊，只　　得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来說：「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，怎麽叫人背地裡拷問　　兒。我把環兒帶了來，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伏上水的，該殺該剮，隨你們罷！」說着，將　　兒一推說：「你是個賊，快快的招罷！」氣得環兒也哭喊起来。李紈正要勸解，丫頭來說：「太太來了。」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，寶玉等赶忙出来　　接。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，跟了出來。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，纔信方纔　　見的話，便道：「那塊玉眞丟了麽？」衆人都不敢作聲，王夫人走進屋裡坐下，便叫襲人。慌得襲人連忙跪下，舍閣本和藤本作：含淚要稟。王夫人道：「你起來，快快叫人細細找去，一忙亂倒不好了。」襲人哽咽難言。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，便說道：「太太，這事不與襲人相干。是我前日到南安王府那裡　　戲，在路上丟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爲什麽那日不找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怕他們知道，沒有告訴他們。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胡說！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麽。大凡哥兒出門回來，手巾荷包短了，還要個明白，何況這塊玉不見了，便不問的麽！」寶玉無言可答。趙姨娘　　見，便得意了，忙接過口道：「外頭丟了東西，也賴嬛兒！」話未說完，被王夫人喝道：「這裡說這個，你且說那些沒要　　的話！」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。還是李紈探春從寔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，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，索性要回明賈母，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。

鳳姐病中也　　見寶玉失玉，知道王夫人過來，料躲不住，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裡。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，鳳姐姣怯怯的說：「請太太安。」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。王夫人因說道：「你也聽見了麽，這可不是奇事嗎？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，再找不着。你去想想，打從老太太那邊丫頭起至你們平兒，誰的手不穩，誰的心促狹。我要回了老太太，認真的查出来纔好。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。」鳳姐回道：「偺們家人多手雜，自古說的，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』，那裡保得住誰是好的。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，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来，明知是　　無　　身之地，他着了急，反要毀壞了溆藤本作：滅口，那時可怎麽處呢。據我的糊　　想頭，只說寶玉本不愛他，撂丟了，也沒有什麽要　　。只要大家嚴密些，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。這麽說了，暗暗的　　人去各處察訪，哄騙出來，那時玉也可得，罪名也好定。不知太太心裡怎麽樣？」王夫人遲了半日，纔說道：「你這話

雖也有理，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。」便叫　　兒過來道：「你二哥哥的玉丟了，白問了你一句，怎麼你就亂嚷。若是嚷破了，人家把那個毀壞了，我看你活得活不得！」賈　　嚇得哭道：「我再不敢嚷了。」趙姨娘聽了，那裡還敢言語。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：「想來自然有没找到的地方兒，好端端的在家裡的，還怕他飛到那裡去不成。只是不許聲張。限襲人三天内給我找出來，要是三天找不著，只怕也瞞不住，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。」說著，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甌緝。不題。

這裡李紈等紛紛議論，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来，叫「把園門鎖上，快傳林之孝家的来」，悄悄兒的告訴了他，叫他吩咐前後門上，三天之内，不論男女下人從裡頭可以走動，要出時一槩去閣本和藤本作：出去時一槩不許放出，只說裡頭丟了東西，待這件東西有了着落，然後放人出來。林之孝家的答應了「是」，因說：「前兒奴才家裡也丟了一件不要　　的東西，林之孝必要明白，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，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，測了一個字，說的狠明白，囬來依舊一找便找着了。」襲人　　見，便央及林家的道：「好林奶奶，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。」那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。邢岫烟道：「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，是不中用的。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，何不煩他問一問。况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机，想來問得出來。」衆人都咤異道：「偺們常見的，從没有　　他說起。」麝月便忙問岫烟道：「想來别人求他是不肯的，好姑娘，我給姑娘磕個頭，求姑娘就去，若問出來了，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。」說着，赶忙就要磕下頭去，岫烟連忙攔住。黛玉等也都慫恿着岫烟速徃籠藤本作：櫳翠　　去。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：「姑娘們大喜。林之孝測了字囬來說，這玉是丟不了的，將來橫　　有人送還来的。」衆人聽了，也都半信半疑，惟有襲人麝月喜歡的了不得。探春便問：「測的是什麼字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的話多，奴才也學不上来，記得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『賞』字。那劉鐵嘴也不問，便說：『丟了東西不是？』」李紈道：「這就算好。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　　說，『賞』字上頭一個『小』字，底下一個『口』字，這件東西狠可嘴裡放得，必是個珠子寶石。」衆人聽了，誇讚道：「真是神仙。徃下怎麼說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說底下『貝』字，折開不成一個『見』字，可不是『不見』了？因上頭折了『當』字，叫快到當舖裡找去。『賞』字加一『人』字，可不是『償』字？只要找着當舖就有人，有了人便贖了來，可不是償還了嗎。」

衆人道：「既這麼着，就先徃左近找起，橫　　幾個當舖都找遍了，少不得就有了。偺們有了東西，再問人就容易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只要東西，那怕不問人都使得。林嫂子，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奶，囬了太太，先叫太太放心。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。」林家的答應了便走。衆人畧安了一點兒神，呆呆的等岫烟囬来。正呆等，只見跟寶玉的

焙茗在門外招手兒，叫小丫頭子快出来。那小丫頭赶忙的出去了。焙茗便說道：「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。」那小丫頭子道：「你快說罷，怎麼這麼累贅。」焙茗笑着拍手道：「我告訴姑娘，姑娘進去囲了，偺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。你打量什麼，寶二爺的那塊玉呀，我得了准信來了。」未知如何，下囲分解。